



等待出餐

林樨

搬家后，最有趣的事就是每天阳台上都有“喜”——喜鹊。

我租的新家是一个老旧小区。以前每次路过这地段的时候，看着那些旧楼，总会让人想起电视剧里的那些“旧年代”。我住在顶楼，搬来之前曾多次询问物业，楼上的那些瓦檐会不会脱落，得到他们再三肯定不会的回答后，我才有了租住的勇气。

刚住进来的时候，每次坐在客厅时都会听到“窸窣窣”的声音，一开始我没有在意，以为那是风声。但听得久了，我还有点害怕了，怕那是某些大虫或者蟑螂一类。头脑里开始幻想那些恐怖的场景，只要一有动静我就头皮发麻。可强烈的好奇心又迫使我必须一探究竟。

那声音是从厨房发出来的，可当我进到厨房后声音也中断了。好奇心再次补足我的勇气，把自己全副武装后站在厨房门口等待“嫌疑人”出现。终于，它出现了。原来是一只大喜鹊。那窸窣的声音是它站在壁挂炉烟囱上脚掌发出的声音。真相大白后，看看全副武装的自己笑了起来：人吓人真是吓得不轻啊！

经过观察后得知，我家的檐顶住着一窝喜鹊“人家”。仔细想想可能是我的到来吓到了它们吧！所以那只大喜鹊是来勘察我的！

有一天，我把吃不完的油饼晒到了厨房外层的窗台上，想着晒干后再吃更有嚼头。可当我再看时，油饼已经所剩无几。确认不是风吹，我猜想或是被喜鹊叼走了。果然在此之后，大小不一的喜鹊三三两两地

来看我。于是我开始在窗台放一些食物，听到动静后再看，确定是喜鹊来觅食了。来得最勤的还是那只大喜鹊，我想它肯定是喜鹊妈妈。

起初，喜鹊妈妈叼了食物便飞走，看都不看我一眼。我在厨房偷瞄着它的行动轨迹，很想告诉它一句：请你不要怕我！后来，我连着几周都为喜鹊放食，它们也逐渐放下了对我的防备，不会见着我慌忙飞走。喜鹊妈妈甚至会落在窗台等我，用黑黢黢的小眼睛，歪着头看我，然后再背过身，等待出餐。

有一次，妹妹前来，我请她帮着买一些面包和油饼。她问我，你要这么多能吃完吗？我说，那是给喜鹊吃的，并且向她展示了我的“出餐”过程。

妹说：“姐，你这是管一日三餐啊！”

我说：“只要我在这屋里一天，就有一顿它们专属的口粮。”

妹讥笑道：“这有点奢侈哦。毕竟你现在过得也有点拮据啊，你能坚持下来吗？”

我说：“在没搬来之前，你想它们在吃什么呢？世界这样大，能得到一种生灵的信任，这已经很奢侈了！看着它们吃心里很惬意。”

妹妹不再说话，她也养着一只小猫，那种被信任的感觉，她肯定知道。

有位作家曾写道：“人们只要一亲近土地，人性的病症，就不治而愈。”我想，不仅仅是土地自然界的一切都会让人升华：当生灵在靠近我时，它们让我也充满了爱意！



每件事都是“上上签”

黄超鹏

最近看到这句话：“相逢已是上上签！”令我豁然开朗。只需要读懂这句话，我想人生里便会多一份快乐。

常听无数男男女女抱怨，有缘无分，错过了便是一辈子，无法在一起。只是，他们有没有想过，两个人如果能相识相遇，已经是人生中最美妙的事。世间人万千，还有多少人我们无缘相识，都无缘开始。有时候，青春的些许遗憾，何尝不是青春的一场美好，没有结果，但我们拥有了回忆。

这种“上上签”的心态不单适用于爱情，推至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很适合。清华学子庞众望多年前因家贫去捡垃圾帮补家用，用稚嫩肩头扛起生活重担，他在采访中坦

然表示，他的家人很好，他从来没觉得自己家里有什么拿不出去的，或者有什么需要避谈的事。那份超越年龄的通透恰似穿透阴霾的阳光，温暖和鼓舞了许多人。

许多人都幻想自己能“生在罗马”，一落地便是坦途。其实，好牌与烂牌的定义是相对的。与其去求所谓的“上上签”，不如把每一种困境都看作“上上签”，必助你走出泥泞，茁壮成长。

相逢已是上上签，用另一个表达就是“再坏又能如何？”你失去了，你得不到，你遭遇失败，只要心中有火，把逆境看成东山再起的底线，把不能再坏的结果看成上限，接受现状，才有机会改变现状。

绿毛月饼

佟雨航

每当中秋月圆时，我就会想起多年前我千里迢迢给父母带回来的“绿毛月饼”，至今跟父母聊起来依然笑中带泪。

那还是我高三那年的中秋节，为了省下路费和学习时间，我照例没有回家。晚上，学校食堂的大师傅为留校学生专门烤制了中秋月饼，每人免费获得了两块月饼。

我就读的中学里，学生大多来自偏远农村，生活都很清苦。有的同学一领到月饼，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，三口两口就吞下了肚。而我忍着在嘴边打转转的口水，硬是把月饼都装进了饭盒，带回宿舍用纸包好，外面又用一个塑料袋裹上，偷偷掖在床垫底下。我想，等我下个月回家时，就把它带给父母吃。

哥哥前一年考上了省城的大学，我在县城读高中，两个妹妹在乡里念初中，书本费、学费、生活费，各种费用压得父母喘不过气来。他们拼命勤耕苦作，舍不得吃、舍不得穿供我们兄弟姐妹读书。我知道，没有我们在家的中秋节，他们一定不舍得买月饼。即使我们在家，每年过中秋，父母也只买两块，我们兄妹四人一人分半块，他们是永远不沾嘴的。

自从学校分了月饼，每天下了晚自习，我都提心吊胆地趁宿舍里的同学去洗脸洗脚的空当，偷偷把手伸向床垫下，摸一摸那两块月饼还在不在，生怕被哪位馋嘴的同学发现了给偷偷吃掉。就这样，好不容易挨到了回家的日子，我把包着月饼的塑料袋塞进书包，兴奋地坐上了回家的汽车。

到了家中，我把包裹着月饼的塑料袋掏出来，高兴地对父母说：“爸、妈，你们猜我给你们带回来什么好东西了？”父母见我回来，脸上都漾着笑。父亲笑吟吟地逗我说：“是什么好东西啊？快拿出来让我们看看。”我打开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塑料袋，一层一层剥掉油纸，当我打开最后一层油纸时，一下子傻掉了，眼泪接着吧嗒吧嗒滚落下来。

父母吓坏了，惶惶地问我怎么了，当他们看到长出一层绿毛的两块月饼时，眼睛也湿润了。母亲一把把我搂进怀里，紧紧地抱住我，眼泪滴进我的脖颈里。

这时，父亲拿起一块月饼，用手抹去月饼表面的绿毛，假装咬了一口，他边吃边说：“我儿带回的月饼，好吃，真好吃！这可是咱儿子的一片孝心啊！”

拍客



甘肃印象

爽爽摄

